

張曉風 Zhang Xiaofeng

Zhang Xiaofeng writes under the pen names of Xiaofeng, Sangke, and, more recently, Kepo. She is a native of Jinhua in Zhejiang. She was born on March 29, 1941. In 1962 she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following which she worked as an instructor there. S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Yangming Medical School.

She began writing as a child, entering stories in contests and contributing to her school publications. In 1957 Zhang Xiaofeng began to submit pieces to newspapers, winning first prize in the 1958 literary competition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monthly Lighthouse. In 1967 she won the Zhongshan Foundation award for her prose piece *"The Other Side of the Carpet."* (Wenxing Books Publishing Co.) In 1973 she began writing satirical essays under the pen name Sangke that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e volumes Sangke has Something to Say (Shibao Publishing Co.) and *"The Chapel in the Zoo."* (Yuzhouguang Publishing Co.) Beginning in 1969 she wrote a series of plays including *"The Fifth Wall," "Wuling Man," "Heshi Jade," "Yanzi and His Wife,"* and *"Seat."* In 1976 She was named one of the Ten Most Outstanding Women of the Year, and in 1980 she won an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Foundation for her prose piece entitled *"After You Step off the Red Carpet."* (Jiuge Publishing Co.) Her short story *"Accusations"* was selected for publication in *Selected Stories from 1968* (Shuping Shumu Publishing Co.) and *"Shadow"* is included in *Selected Stories from 1969.*



Zhang Xiaofeng's fiction is more complex and profoundly beautiful than her prose. (see *Wailing Wall*, Xianrenzhang Publishing Co.) *"The Clock"* is in her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entitled *Wailing Wall.*

張曉風作品

- | | | |
|---------------|-------|---------------------------|
| (1) 地毯的那一端 | 散文 | 一九六六年文星書店 |
| (2) 給你, 瑩瑩 | 散文 | 一九六八年商務出版社 |
| (3) 哭牆 | 短篇小說集 | 一九六八年九月仙人掌出版社, 後改由香港種籽出版社 |
| (4) 愁鄉石 | 散文 | 一九七一年晨鐘出版社 |
| (5) 晝愛 | 戲劇 | 一九七一年校園出版社 |
| (6) 第五牆 | 戲劇 | 一九七二年香港基督教文藝 |
| (7) 武陵人 | 戲劇 | 一九七二年香港基督教文藝 |
| (8) 安全感 | 小品文 | 一九七三年靈聲出版社 |
| (9) 黑紗 | 散文 | 一九七五年宇宙光出版社 |
| (10) 曉風小說集 | 小說 | 一九七六年道聲出版社 |
| (11) 曉風戲劇集 | 戲劇 | 一九七六年道聲出版社 |
| (12) 曉風創作集 | 文集 | 一九七六年道聲出版社 |
| (13) 曉風散文集 | 散文 | 一九七六年道聲出版社 |
| (14) 非非集 | 雜文 | 一九七六年言心出版社 |
| (15) 詩詩, 晴晴與我 | 散文 | 一九七七年大林出版社 |
| (16) 動物園中的祈禱室 | 散文 | 一九七七年宇宙光出版社 |
| (17) 步下紅毯之後 | 散文 | 一九七九年九歌出版社 |
| (18) 你還沒有愛過 | 散文 | 一九八零年大地出版社 |
| (19) 桑科有話要說 | 雜文 | 一九八零年時報出版社 |
| (20) 曉風自選集 | 散文 | 一九八零年黎明文化公司 |
| (21) 再生緣 | 散文 | 一九八二年文雅出版社 |
| (22) 幽默五十三號 | 雜文 | 一九八二年九歌出版社 |
| (23) 通菜與通婚 | 雜文 | 一九八三年九歌出版社 |
| (24) 心繫 | 報導文學 | 一九八三年百科文化出版社 |

鐘

張曉風

那天早上我到校的時候，第一堂課竟然已經開始十五分鐘了，我覺得很**駭然**。

我班上的那群小猴子都在**歡天喜地****叫嚷**著，我老遠就聽見了。接著，在我放腳踏車的時候，我看到校長跑進我那間教室，用他特別**宏亮**的喉嚨**叱罵**著。

人家說好嗓子**主貴**，大約是不錯的，我就沒有那麼條好嗓子，所以老是**爬不起來**，老是教三、四年級。

我匆匆地繞過**車棚**。我想不通我為什麼遲到了，我的錶才七點四十，大廳上的鐘卻已經是八點一刻了。

而今天的天陰著，我看不出現在究竟像七點四十，還是像八點一刻。

我去拿粉筆的時候看見何老師正在整理她的**掛圖**。

「你的錶幾點了？」我問。

「八點四十。」她說。

今天是怎麼回事？我不禁迷惑起來。

「你沒有看錯嗎？」

「唔，我忘了告訴你，我的錶一向是要快半個鐘頭的。我做事喜歡**摸**，錶不快些不行。」

「你平常是**對**誰的錶呢？」

駭然	hàirán	shocked
歡天喜地	huāntiān xǐdì	wild with joy
叫嚷	jiàorǎng	to yell, scream
宏亮	hóngliàng	loud and clear
叱罵	chìmà	to scold, curse
主貴	zhǔguì	to bring in good fortune
爬不起來	pábuqǐlái	unable to climb up, not promoted
車棚	chēpéng	bicycle shed
掛圖	guàtú	hanging charts used in class as visual aids
摸	mō	fiddle about, procrastinate
對	duì	synchronize, set(a watch)

「不一定，我老是忘記**上發條**，所以每次發現錶停了以後，碰見誰就對誰的。」

我拿了粉筆往教室走，我很驚奇有那麼多老師都站在他們的講臺上了，他們的錶竟都跟我的不一樣。

我正走著的時候，忽然聽見洪老師的腳步聲從後面趕來，他的臉孔通紅，被汗水照得透亮，一付**氣急敗壞**的樣子。不知爲什麼，一看到他，我心裡忽然安慰了不少。我們一齊往前走的時候，又發現五年丙班的華老師也沒來，不過五年級的女學生到底比較用功了，他們坐得很安靜。

「一定是老王把時鐘**撥**錯了，我的錶一向沒有錯過。」

「一定是的，」我說：「我的錶也很準的，昨天晚上我的兒子才到大昌號雜貨店對過的，你知道，大昌號的鐘是全鎮的標準鐘。」

「當然，我今天早晨經過的時候也對過一遍。」

我走進教室的時候，校長剛走出來，我們被擠在小小的門口。

「學校的鐘快了。」我說。

他用**譴責**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一個**撒謊**的小學生。

我沒有理他，我走進去上我的課，並且**理直氣壯**地照我的錶上下課。



我回到家的時候，我的女人很興奮地站在門口。

「聽說你們學校的大鐘壞了，」她那副**惟恐**天下不亂的樣子弄得我又好氣又好笑。「這樣快下去還得了嗎？一天快三十幾分。」

「今天中午有**蚵仔煎**吃嗎？」我說。

「怎麼會有？」她說：「我去**菜場**的時候，鎮東邊的女人都來過了，你忘了她們今天的鐘比我們快三十多分哪！菜都被她們買光了。」

「**見鬼**，我們學校的鐘快了，也不見得鎮東邊的女人都起早了呀！」

「你才見鬼，你難道不知道，上寮鎮東邊的人都拿你們學校的鐘做標準，上寮鎮西邊的人全拿大昌號的鐘做標準。」

我嘆了一口氣，今天中午沒有蚵仔煎吃了。

吃完沒有蚵仔煎的午飯，我便一個人躺在一把舊躺椅上，在不遠的地方，有海水的藍在發著光。我不禁又想起我在臺南**師範**時那段快樂的日子，以及我在高雄教書時美惠對我的種種情意。

而現在，我什麼也不是了，我將一輩子住在這個東部小漁港裡，做一個小學三年級的教員。

晚上，我按著我的錶在六點鐘吃了晚飯。飯後我去看六點四十的**布袋戲**，可是，他們居然已經開演半小時了，我**躊躇**了一下，覺得用同樣的錢，卻少看了半小時是很划不來的。於是我走了回來，把省下來的票錢在攤子上買了半杯**紅露酒**和一小碟花生米。

我按著我的錶上床睡覺，我的女人卻已經睡著了，想必她已經改用學校的鐘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來，開始覺得很**迷惘**，我不知道該照哪一個鐘去上課了。

我的女人**順口**說了一句：「那就**折中**吧！」

上發條	shàng fātiáo	wind up the watch spring
氣急敗壞	qìjí bàihuài	greatly agitated and discomfited
撥	bō	twist or turn(a lever or knob)
譴責	qiǎnzé	chastise, upbraid
撒謊	sāhuǎng	to lie
理直氣壯	lǐzhí qìzhuàng	secure in the sense of being fully justified, fearless(ly)
惟恐	wéikǒng	only afraid that...
又好氣又好笑	yòuhǎoqì yòuhǎoxiào	to be annoyed and to feel like laughing at the same time
蚵仔煎	kēzǎijiān	an omelet made with oysters and greens, served with hoisin sauce, a popular snack in Taiwan(o-a-chien)
菜場	càichǎng	market (same as 菜市場)
見鬼	jiànguǐ	Nonsense!
師範	shīfàn	normal college, teachers' college
布袋戲	bùdàixì	a kind of puppet theatre using hand held puppets (the hand is slipped into the puppet the trunk of which is made from cloth)
躊躇	chóuchú	hesitate, ponder between alternatives
紅露酒	hónglùjiǔ	a type of red rice wine
迷惘	míwǎng	bewildered, trapped in uncertainty, confused
順口	shùnkǒu	to say something casually
折中	zhézhōng	to take the middle ground

我聽了她的話，這樣做也許比較能保留住鎮西邊的**尊嚴**。

我到學校的時候，升旗典禮剛結束，**訓導主任**說：「請各位老師到校長室來一下，有點事情要商量。」

那些小猴子們踏著音樂**浩浩蕩蕩**地回教室去了。我很驚奇他們的精力，他們天一亮就跑到學校來了，在上課以前他們至少已經打過一個多小時的仗了，現在居然還能踏著這樣**起勁**的步子。

所謂校長室只不過是一個四面掛有**錦旗**的小房間，我們全校卻有廿六個老師，有好幾個老師不得不站在門外面**聽訓**。

「各位老師，」他咳嗽了幾聲不必要的咳嗽，又清了一下實際上並沒有**痰**的嗓子，「我想我們大家最好對一下時間。」

於是從洪老師開始，我們一個一個報出自己的時間。

其中有十位老師是沒有錶的，他們說他們的丈夫或鄰居有錶就夠了。

我們剩下的十六位竟沒有一個人的時間是相同的，不過**大體說來**，住在學校的七位老師都在七點五十分以後，住在鎮西邊的卻都在七點四十分以前。

「我們不能有兩種**行政制度**，」校長說，用一種**長者**的威嚴瞪著我們，我知道他不過是裝來**嚇唬**人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時間調整好，喏，大家看對面大廳上的鐘，現在是八點三分零十七秒，大家都改正過來。」

大家都轉過頭去看那大鐘，那大鐘在大家都看它的時候變成八點三分零十九秒了。

我注意到每個人都低頭去撥動他們的指針，除了那幾位沒有錶的老師，以及我。

「邱老師有什麼意見嗎？」

「是的，」我說，「我想知道那個掛鐘是什麼牌子的。」

「牌子我忘了，」校長說，「不過我記得當初是花七百塊錢到城裡去買的，不會是壞**貨色**。」

「可是我還是懷疑它，大昌號的鐘是從臺北帶來的，是有名的天馬牌，而且又值一千塊。你要知道，十年前一千塊是很值錢的。大昌號的鐘無論如何要比它準些。」

大家都望著我，校長的**金魚眼**裡出現了我所熟悉的**凶光**，從前我在高雄教書，跟那位校長發生爭執時，他便是用這種眼光望我的。

之後，我便被貶到這個叫做上寮的東部漁港來了。

可是，現在我不怕了，他不能再貶我了，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上寮更窮僻的地方可以貶我了。

「我不知道什麼大昌號不大昌號，」他不耐煩地說：「這裡是上寮國校，大昌號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如果是在臺北就好了，」剛畢業的李老師不知趣地說：「去年我們環島旅行經過臺北時，大家都去撥一一七，永遠都有一個小姐在告訴你時間。」

校長開始拍他的桌子。

「廢話少說，」他咆哮著，「我們這裡既不是大昌號，也不是臺北，我們是上寮國校。」

我們都沉默地離去了。

我終於沒有去對我的錶。



下午，阿土來找我，我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是來找我給他兒子

尊嚴	zūnyán	dignity
訓導主任	xùndǎo zhǔrèn	Head of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in lower schools
浩浩蕩蕩	hàohàodàngdàng	triumphantly
起勁	qǐjìn	energetic, excited
錦旗	jǐnqí	brocade banners or flags
聽訓	tīngxùn	to listen to instructions from superiors
痰	tán	phlegm
大體說來	dàtǐ shuō lái	generally speaking
行政制度	xíngzhèng zhìdù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長者	zhǎngzhě	an elder, a superior person
嚇唬	xiàhu	to intimidate
貨色	huòsè	merchandise quality
金魚眼	jīnyú yǎn	goldfish-like (bulging) eyes
凶光	xiōngguāng	a fearful gaze
貶	biǎn	demoted, transferred down
窮僻	qióngpì	remote and backward
不知趣	bùzhīqù	insensitively
環島	huándǎo	around-the -island
一一七	yīyīqī	time of the day service (Tel.#117)
咆哮	páoxiào	to roar

取名字的了。他是上寮鎮裡比較**有頭有臉**的人物，他有一輛**機動車**，天天自己到**九厝**去賣魚。

「實在不好意思，」他說：「又來麻煩你先生了。」

「沒什麼，」我說：「**大不了**十個月一次。」

「算命先生說他**缺火**。」

「那就叫陳烈。」我說，順手寫了給他。

「是缺火，不缺水的。」他迷惑地望著我。

「那四點不是水，是火。」我說，「你看，古時候是這樣寫的，後來的人**偷懶**，就寫成四點了。」

他很驚服地望著我。

「老師真有學問，連古時候的人怎麼寫字都知道。」

他臨走，留了十二個**紅蛋**在我桌上。

「老師，」到了門口他很熱心的說，「昨天下午我才聽到我們鎮上的兩個鐘出了問題，今天賣完了魚就跑到九厝車站去對錶，我敢說，現在全鎮的錶就**數**我的最準了。」

他給我看他的錶，是三點十七分，我的錶是二點五十五。我記得學校的鐘大約比我快三十五分，它現在該是三點半。

如果阿土的錶是對的，大昌號和學校的鐘便都錯了。

「你的錶一向準嗎？」

「很準的，」他很**自豪**地說：「一天只快五分。」

「五分？」我說，「你從九厝回來至少要兩個鐘頭，你吃了飯洗了臉來找我，又去了一個鐘頭，你跟我**扯**了半天到現在至少是半個鐘頭，如果一天快五分的話，三個半鐘頭總要，嗯，讓我算算，總要快四十四秒。」

「四十四秒？老師，四十四秒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呀，我賣魚從來不跟人家算**零頭**的。」

「四十四秒本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說，「不過如果你想做標準鐘，就是差四秒也是很嚴重的。」

阿土睜著他驚訝的眼睛看我。

「老師，世界上有那樣一個鐘嗎？從來不錯的鐘。」

「我在一本書上看到一個鐘，走一千年只差一秒。」

他**張口結舌**地**默**在那裡，他驚服的程度跟剛才我向他講解「烈」字時又大不相同。

過了好幾秒鐘他才恢復過來。

「可是，」他用一種鄉下人特有的固執說：「過了一千年他到底也差了一秒。」

我沒有想到他會這樣說，我著實楞了好一會。

我仍然沒有改正我的錶，不過我記得他的錶比我快二十二分，不，二十一分十六秒。

現在我雖然只有一只錶，心裡卻有三個不同的時間，大昌的，上寮國校的，以及九厝車站的。



我每天照學校的時間去上班，日子跟從前一樣，只不過早去三十五分鐘，早回來三十五分鐘就是了。反正天也熱了，就把它看為前幾年的「**夏令日光節約時間**」吧！

使我一直驚奇的是鎮西邊和鎮東邊的鐘何以會在一夜之間差上三十分。

阿土的標準鐘沒有受到**預期**的歡迎，雖然事實上也許他的鐘最接近真正的標準。可是，沒有人考慮要接受第三個標準，兩個標準已經夠使

有頭有臉	yǒutóu yǒuliǎn	(a person) of some influence
機動車	jīdòngchē	motorised vehicle
九厝	jiǔcuò	a place o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大不了	dàbùliǎo	at the most, at the worst
缺火	quēhuǒ	to be lacking in the element fire of the five elements (water, fire, earth, metal and wood) or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at element
偷懶	tōulǎn	to be lazy
紅蛋	hóngdàn	red eggs(dyed red because red is an auspicious color)
數	shǔ	count, rank
自豪	zìháo	proud, self-satisfied
扯	chě	shoot the breeze
零頭	língtóu	remainder, fraction
張口結舌	zhāngkǒu jiéshé	stare with eyes wide open and tongue knotted up; stare blankly, unable to reply
跣	dāi	to be struck dumb
夏令日光 節約時間	xiàlìng rìguāng jiéyuē shíjiān	daylight savings time
預期	yùqī	as expected

他們**左右爲難**的了，何況阿土自稱的標準鐘把鎮西邊和鎮東邊的標準同時否定掉了，這使大家都不太樂意。

「你是吃九厝飯的，」大家這樣說，「你當然要照九厝的鐘，我們不是，我們是吃上寮飯的。」

「我吃的是上寮國校的飯，」我湊近他們**自我解嘲**地說：「可是我用的是大昌號的鐘。」

他們向我笑，並且**噥噥喳喳**地說：

「我們西邊的鐘一定是最標準的。」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你看，老師都用我們的鐘。」

我沒有想到我繼續用大昌號的時間會給鎮西邊的人這麼大的**鼓舞**。

可是，我漸漸也有些懷疑大昌號的時間了，它真的可靠嗎？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可是我現在開始想了。

晚上，我去找秦柏青先生。



秦先生住在海邊的一間**草寮**裡，當初那間草寮因爲連續死了三個男人，阿冬嫂使用極**賤**的價錢把它賣了。

秦先生剛來的時候很引起一陣**騷動**，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裡來，也沒有人知道他到這裡來幹什麼。可是，漸漸地，鎮上的人們談他也談**厭**了，除了小孩們偶然還跑去**窺探**他以外，大人們已經不再談他了。

他以前做過許多種事，他當過兵，做過警察，教過書，做過生意，辦過雜誌，甚至還養過豬。

他最近便在草寮外養著一欄豬，上寮的人發現他們已經知道他的職業，就相當滿意了。他們一直以爲他是養豬的。

想起來，我也希望人們這樣看他的，如果有人知道他教過中學，也許他們就不會繼續這樣尊敬我了。

他必定是知道我的，我從他的眼睛裡了解了這個秘密。他看我時的眼睛很不同，上寮的人看我時總帶著一些害怕尊敬和嫉妒的成分，秦卻不是這樣，他的眼睛裡有一種**壓抑**不住的**悲憫**。

可是，我愛去他那裡。

「你知道嗎？」我說，「這兩天鎮西邊和鎮東邊的鐘走得不一樣了，大家都弄得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都是些**庸人自擾**的事，真的，其實日光之下沒有一件新鮮事，真

的，真的，你信我的，他們全是庸人自擾。」

「話也不是這麼說，我們總得有個標準。譬如說鎮西邊的人全照大昌號的，鎮東邊的人全照上寮國校的，可是如果要開鎮民大會呢？大家照什麼標準呢？」

「屁的標準，」他很憤慨地說：「什麼叫標準，**開天闢地**以來就沒有標準。」

過了幾秒鐘以後他又說：

「全臺灣有一千三百萬人，有錶的總有五百萬人，你把那五百萬隻錶**湊攏**來吧！絕不會有幾隻是同時的。」

「可是，總得有個標準。」我堅持說。

「你去找吧！」他說，那可恨的**憐憫**的笑容又浮上他的眼睛，「你找著了就告訴我。」



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發現每張桌子上都有一份**紅帖子**。

「嘿，」圓臉的李老師開心地嚷著，「校長的大兒子要結婚了，聽說女家**陪嫁**有兩三萬呢！我怎麼就沒有這麼好的運道？」

「你當然沒有，」大夥兒嘻笑著，「你老子不是校長。」

左右為難	zuǒyòu wéinán	in a dilemma, up against a hard choice
自我解嘲	zìwǒ jiěcháo	self-derisive, self-mocking
嘰嘰喳喳	jījizhāzhā	jabberingly
鼓舞	gǔwǔ	encouragement
草寮	cǎoliáo	rustic shack, thatched hut
賤	jiàn	cheap
騷動	sāodòng	(cause quite a) stir, bustle of activity or interest
厭	yàn	tired of
窺探	kuītàn	spy on
壓抑	yāyì	repress, keep down
悲憫	bēimǐn	sad pity, wistful pity
庸人自擾	yōngrén zìrǎo	fools mak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開天闢地	kāitiānpìdì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湊攏	còulǒng	gather together, lump together in one place
憐憫	liánmǐn	piteous
紅帖子	hóng tiězi	red announcement card (marriage announcement)
陪嫁	péijià	dowry, trousseau

「東西就快抬來了，」何老師說：「聽說有好多好多車，有縫衣機、有腳踏車、有傢俱、有**太空被**、有各式各樣的衣裳。」

「我知道有一個東西，頂頂**稀罕**的，你們猜是什麼？」

說話的是一位細聲細氣的女老師，大家都望著她。

「是**電晶體**收音機，」她來不及等大家猜，便興奮地宣佈出來，「我認識那女孩的嫂嫂，她爸爸怕她嫁到這個沒有水電的地方太苦，特別給她買了一個**長短波**的電晶體收音機。要知道，那是上寮第一個收音機呢！！」

「啊！」我忍不住叫了起來，我想起從前在高雄的那段好日子，那時候我也有一個電晶體收音機，可惜跟美惠去爬山時掉到**溪澗**底下去了。唉，美惠，多久多遠的事了，她現在去那裡了？

「什麼事？」大家驚訝地望著我。

「唔，」我說，「我想，這樣我們就可以對時了，電臺的鐘是最準的了。」

頃刻間，辦公室安靜了下來，有一兩秒的時間，大家互相對看著。

「了不起，」終於有人說，「簡直是一個新時代！」

「東西什麼時候來？」有人**迫不及待**地問，「我們好見識見識。」

「嘿，」李老師說，「以後我娶老婆也要揀個肯陪送電晶體收音機的。」



我沒有想到我回家的時候，我的女人已經知道有關電晶體收音機的全部事實了，並且她還很有把握地說那是**國際牌**的。天曉得她懂什麼叫電晶體，什麼叫國際牌，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不小的打擊。我原以為她會睜大眼睛來聽我的。

鎮上的人差不多一下子全曉得了，我相信除了住在草寮裡養豬的秦柏青以外，幾乎每一個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些關於那架了不起的電晶體收音機的事。並且都在等著那**噹然一響**的對時。

如果有一個人該去告訴秦柏青，那就是我了，可是，我不願意去，我也不懂我為什麼不願意去。

我知道如果我告訴他任何關於那架電晶體收音機的事，都會被他**奚落**一陣的，我**犯不上**去做這種傻事。

而我的女人繼續**不厭其煩**地向我形容那架收音機是一個怎樣神奇地

又有長波又有短波的東西。

「你知道長波嗎？」她說，「就是很長的意思，有了長波就可以收到美國人的洋歌。短波呢，就是很近的意思，可以聽臺東的電臺。」

我忍不住**煩躁**起來，走開了。

海水的藍在遠處**閃耀**，忽然，我發現自己竟是向秦柏青的草寮走去的。我立刻停下腳，我不要去那裡，我還是去喝一杯紅露酒吧。可是太晚了，秦看見我了。

「嗨！」他很快活地嚷叫起來，「多好的天氣，要不要來看看剛生下來的豬。有四條呢！」

「不要，」我說：「我只散散步就好了。」

「我屋裡有新**沏**的**龍井**，」他依然站在豬欄旁邊，「真是好東西，讓我差不多想起**杭州**來了。」

我好喜歡那種龍井的香味，秦柏青對於茶道是很有一手的。我放棄了散步和紅露酒——其實原來我就沒想要它們的。

我喝完一小杯茶以後，他也進來了，很得意地望著我一口一口的啜飲。

「鎮上有什麼新聞，」他一面用一條大毛巾擦汗，一面很有興味的

太空被	tàikōngbèi	space-age quilt or comforter
稀罕	xīhǎn	rare, unusual, prized
電晶體	diànjīntǐ	transistor
長短波	chángduǎnpō	long and short wave (radio)
溪澗	xījiàn	mountain stream
頃刻間	qǐngkèjiān	all of a sudden
迫不及待	pò bù jí dài	in a great hurry
國際牌	guójìpái	National brand (=Panasonic)
噹然一響	dāngrán yìxiǎng	a clanging sound
奚落	xīluò	mock, tease
犯不上	fàn bú shàng	not worth it, why bother...
不厭其煩	bú yàn qí fán	tireless(ly)
煩躁	fán zào	irritable, out of patience
閃耀	shǎngyào	to flash
沏(茶)	qī(chá)	brew, steep(tea)
龍井	lóngjǐng	a kind of tea originally grown in the district of the same name in Chekiang Province
杭州	Hángzhōu	Hangchow (site of the West Lake)

問我，「校長的大兒子跟**白牡丹**的事到底怎麼個**了結**？」

「天呀！這是八百年前的事了，人家下禮拜就要從城裡娶個**闊**小姐回來了。」

我說得很興奮，等我想**煞住**自己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我竟然把陪嫁的細節都說出來了，並且還提到那個電晶體收音機——我甚至還提到大家所期待的那一聲對時了。

那一**剎那**，他望著我笑了，他的笑容一下子就閃逝了，但卻那樣讓人受不了。

「那是災難的起始，」他說，眼睛**漠然地****瞅**著大海，「上寮其實不需要這些東西的，上寮本來可以過得很好的。」

「那不公平，秦，」我爭辯，「我們都在都市裡住過，所以現代的東西我們都接觸過。而在上寮，他們有什麼呢？他們只有布袋戲、紅露酒、以及白牡丹，現在他們將有第一架電晶體收音機了，他們可以開始多了解一些這個世界，他們可以知道世界上除了上寮、九厝，還有許多人物和地方，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不是的，邱，這是一件不需要發生的災難，我們卻竟然**愚蠢地**期望著它的發生。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仍可以像上寮一樣幸福，想想看，起碼他們不知道**印度**的**飢荒**，他們不知道餓死的人的屍體怎樣地**泛著**黑色……」

「不要這樣說，事實上也沒有這麼嚴重，他們只是期望看看電晶體收音機的樣子，聽聽那神奇的盒子如何來告訴我們最正確的時間。」

「可是，什麼又是最正確的時間呢？」

「我不跟你**抬槓**，秦，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有一個時間，可以讓鎮西邊的人跟鎮東邊的人一起遵守，辦起事來要方便得多。我說過，無論如何，總得有個標準——當然，愈標準愈好。」

「標準，那簡直是**鬼打架**，我想起個笑話，說給你聽聽也好。有一個女人，生了四個孩子，然後她便**小心翼翼地**每天吃一顆**避孕丸**，她和丈夫出外旅行，輪船經過**國際換日線**的時候她忽然急得哭了起來。『啊！』她說，『我不知道我該多吃一顆，還是少吃一顆！』。」

「她該照**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吃！」我說，卻忍不住笑了起來。

「去他的格林威治！」他很憤慨的說，「格林威治跟我有什麼關係，那個**倫敦**市外的小鎮干我什麼事？誰立了它做世界**子午線**的起點？我是不承認的。聽說格林威治那兒的農夫也不承認它。」

他點了一枝煙，踱到門口去張望他的小豬。

「如果有人問我那隻小豬是什麼候生的，我會告訴他是太陽照到**屋簷**的時候生的。如果他們問母豬生產所花的時間，我會說，大約一盞熱茶的工夫。如果有人問小豬生下來多久才張開眼睛，我會說，一袋煙的時間。你看，我不用說幾點幾分幾秒，我們一樣可以表達的。你看，我們為什麼需要格林威治的**天文臺**！它是十七世紀才有的把戲，而十七世紀以前人類已經活了幾萬年了。」

「哎，秦，我是反對的，這是什麼世紀了，我們老是那麼不科學是不行的。什麼叫一盞熱茶的工夫？那一盞有多大？用文火燉的還是用烈火燒的，天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他走過來拍我的肩膀：

「別生氣，邱，我想我也許真的是年紀大了，對舊的事物突然這樣**依戀**起來，那些表達也許並不科學，但卻很美。我記得佛家曾把二十念叫做一瞬，又把二十瞬算做一彈指，誰曉得那是一種怎樣的分法。一點都不精確，是嗎？可是我們都能了解，而且覺得那是一種適合人類的說

白牡丹	bái mǔdān	nick name of a woman
了結	liǎojié	finish, conclusion
闊	kuò	rich
煞住	shāzhù	put the brakes on, to halt
剎那	chà nà	instantaneously
漠然	mòrán	without purpose or focus
瞅	chǒu	to look, to gaze
愚蠢地	yúchǔnde	foolishly
印度	Yīndù	India
飢荒	jīhuāng	famine
泛著	fàn zhe	with...all over
抬槓	táigàng	to argue for the sake of arguing
鬼打架	guǐ dǎjià	much ado about nothing (ghosts quarreling among themselves)
小心翼翼地	xiǎoxīnyìyìde	cautiously
避孕丸	bìyùnwán	birth control pill
國際換日線	guójì huànrìxiàn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Gélínwēizhì biāozhǔn shíjiān	Greenwich Standard Time
倫敦	Lúndūn	London
子午線	zǐwǔ xiàn	line of longitude
屋簷	wūyán	eaves (of a house)
天文臺	tiānwéntái	observatory
依戀	yīliàn	longing

法，而幾分幾秒卻不是的，那是一種無情的割裂。」

「也許是的，可是那個時代過去了，過去了就不會再來了。學生上下課不能再靠燃一根香來計時了，**短跑**記錄也不能再說幾彈指了。前些日子，我聽說人類第一次靠**人造衛星的轉播**一起欣賞一個電視節目，這些**聯播**的國家，光爲了對時就花掉兩個月，這種努力是可佩的，不是嗎？我們上寮鎮也許不能完全跟上標準，但讓我們儘量合乎標準，又有什麼不對呢？」

「標準是一件不必要的罪惡，」他仍然堅持著，可是他的聲音慢慢地變得又低又平，似乎不想再說下去了。「標準是人類發明的玩意兒，上帝顯然並沒有創造它。上帝造的每一個人都美麗，**希臘**人偏要訂下**八頭身**的比例。上帝造的每一個長方形都可愛，人們偏要選擇**黃金矩形**。」

我端起杯子把最後一口龍井茶喝了下去。

夕陽在海那邊沉落了，海水在剎那間變成**不可測**的**艷紫**，我看我的錶，是五點四十，我的女人想必又站在廚房裡發脾氣了，我真不喜歡按時候吃飯。

「那個沒有錶的世界該是多麼幸福！」他望著我，**喃喃**地說。

不知道是因爲光線的變化，還是龍井茶的水氣，我發現他的眼睛看上去竟是完全濕潤的。

他送我到門口，態度比剛才和緩多了，我忽然**憬悟**到，我們的友誼必須繼續維持，在上寮這種地方我們不可能得到其他可以談話的人。

「當然啦！」他說，「如果有個電晶體收音機對對時，也不能算什麼壞事，反正要發生的事總是要發生的，我們既不能促成它，也不能禁止它。」

「再見，」我說，「改天你要不要把小公豬**閹**一閹，我的女人對這件事很精到。」

「多謝了，」他說。「其實小公豬也蠻可愛的。閹了就只剩一堆肥肉了，不過也許還是閹了好。」

我繞過豬欄走向回家的小徑。

忽然，他從後面趕上我。

「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說了有點像抬槓，不過，不說又忍它不下去。」

我回頭看他，驚訝他的笑容竟有那麼孩子氣，我一時簡直愣住了，我記不清我有多久沒有看到這種笑容了，說來也叫人難信——我在小

孩子們的臉上也沒有發現過真正孩子的笑容。

「你說吧！」我投給他鼓勵的**一瞥**，我感到有什麼很溫暖的東西從我心底升起，我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喜歡秦柏青——真正的喜歡。

「其實也沒什麼，」他**忸怩**地望著海，「只是偶然想起來的笑話，你知道嗎？現在全世界都用英國的 Big Ben Clock，嗨，你知道我們怎麼翻譯嗎？有人叫它 B. B. C. 大鵬鐘，有人呢？哈！就叫它大笨鐘，哈，好一個大笨鐘。」

「你就是要講這個大笨鐘的故事給我聽嗎？」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他沒有回答我，把一雙大手互相**搓**著。

「你想，就算我們上寮國校校長大媳婦的電晶體收音機能收到英國的大鵬的鐘鳴，又有什麼用？電波從英國繞到臺灣，就差了十五分之一秒，從收音機傳到耳朵裡又差了十分之一秒，你看，這成個什麼標準？」

「老兄，」我望著他，不知該生氣還是該發笑，「**搞了半天**你還是這一套，其實，全上寮的人誰也沒有想到要以分計時的，更別談秒，甚至幾分之幾秒了。總不能人人都像你老兄那樣**一板一眼**的。照你那樣說人間根本就描不出一個圓，量不出一個方來了。」

他**癡癡**地望著我，剎那間，他的笑容暗了下去。我不知道我說了什

短跑	duǎnpǎo	dash, sprint
人造衛星	rénzào wèixīng	satellite
轉播	zhuǎnbō	bounced or reflected broadcast, indirect transmission
聯播	liánbō	joint broadcast
希臘	Xīlǎ	Greece
八頭身	bātóushēn	the "ideal" human figure in which the head is one eighth of the total height
黃金矩形	huángjīn jǔxíng	the 'perfect' square
不可測	bùkěcè	unfathomable
艷紫	yànzǐ	bright purple
喃喃	nánnán	murmur, mumble
憬悟	jǐngwù	to realise
閹	yān	castrate
一瞥	yìpiē	a glance
忸怩	niǔní	shy, bashful
搓	cūo	to rub (the hands)
搞了半天	gǎo le bàntiān	in the end
一板一眼	yībǎn yìyǎn	rigid, exact
癡癡	chīchī	senselessly

麼太重的話，但我很熟悉那種表情。每次我打完我班上的小鬼頭的時候，他們便會有那種表情。

「我想他們的收音機可聽不到大笨鐘，他們一定是聽中廣的『中原標準時間廿點正』。」

我一面說，一面靠著記憶學廣播小姐報時的音調。但秦柏青興味索然地轉頭去望大海，我不知道什麼事使他忽然變得那麼落寞。

「中廣的鐘我看過，」好半天以後他小聲地說，只是眼睛仍然望著海面，「大大厚厚的，六十五年差一秒。」

我忽然想起阿土，以及那天他所說的：「它到底也差了一秒。」

海面轉為一種極深的黛藍，天開始晦暗起來了。

我走了好遠以後回頭仍見他站在那裡，他的背後是一片深色的海洋和天空，可是他的影子總比那些顏色更深更濃些。



很意外地，我回到家裡的時候我的女人一句話也沒嘀咕，只是迫不及待地擺了出來。

一直到吃完飯，她換上出門的衣服，我才明白原來她是沒時間跟我囉唆。

「阿春嫂說她下午看到嫁妝了，」她說，「我們鎮西邊的人得到消息太晚，嫁妝已經抬到校長家去了。」

「你要去看嫁妝？」我愕然地望著她。

「去瞅瞅，」她高興地笑了起來，「我假裝去送禮金，順便瞄兩眼也是好的。」

「我告訴你，」她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很神秘的說，「阿春嫂說的，那個收音機小小方方的，上面卻插了七截白白亮亮的小鐵棍，但是又可以縮成一截。」

「夠了。」我說，「你去看吧。」

「你把錶給我，」她老實不客氣地伸過手來，「我去對對時間。」

我把錶給了她，她滿意地走了。

我舉起沒有錶的左腕，那裡有一道很顯然的白痕，想起來我竟帶了十幾年的錶了，人間的**手鐐**大概很少有這麼大的威力吧？

我走到院子裡，星光滴溜溜地懸滿了大半個天空。不知是受了秦柏青的影響，還是偶來的思潮，我竟有些悲哀起來。

想起許久以前的夏夜，那時候我還是個孩子，那時候我們可以捉一晚上的**螢火蟲**，而從來不必擔心浪費了多少小時，我們甚至可以捕一輩子螢火蟲——只要我們高興。

而現在，我們的生活永遠只在一個一寸**直徑**的錶面上**打滾**，我要一個對過時的錶幹什麼呢？讓我的滾打得更規則一些嗎？

我的女人就要回來了，她會帶回來一個什麼樣的標準？

星斗在我的頭上**傾轉**，我沒有錶，這也許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沒有錶的晚上了，我禁不住有些憂愁。好像少年時代，每天走過原野，忽然有一天，發現風吹得特別醉人，花開得特別**爛漫**，我就知道那是整個春天最美麗的一天，過了這一天，所有的美都將衰老而消逝了。而今晚，在我的生命中也是這樣容易**凋謝**。最甜蜜的一刻總那樣微妙的包含著憂愁。

遠遠地，我好像能聽到我女人回家的腳步聲，整個上寮的新命運隨她一起向我走近了。

我茫然地站起身來，嘩啦一聲，星光全潑在我身上了。我再抬頭望它們的時候，它們全都開始**黯然失色**，雖然表面上還仍然很明亮——今晚最好的**辰光**過去了，我知道。

興味索然	xìngwèi suǒrán	uninterested; bored stiff
落寞	luòmò	sad and wistful, desolate
黛藍	dàilán	dark blue
晦暗	huì'àn	dark and gloomy
嘀咕	dígū	to grumble
嫁妝	jiàzhuang	dowry
愕然	è'rán	surprised, startled
截	jié	section
老實不客氣	lǎoshí búkèqì	unhesitatingly
手銬	shǒukào	handcuffs, hand manacles
螢火蟲	yínghuǒchóng	fireflies
直徑	zhíjìng	diameter
打滾	dǎgǔn	to run around aimlessly
星斗	xīngdǒu	stars
傾轉	qīngzhuǎn	to turn, revolve
爛漫	lànman	bright, dazzling
凋謝	diāoxiè	wither
黯然失色	ànrán shīsè	to appear pale and dull
辰光	chénguāng	time of the day